

◎人生絮语



一捧空气

清晨,阳光刚刚越过窗棂,女儿就醒了,她小小的身影晃动着初夏的清新。

突然,她停住了脚步,深深地弯下腰去,一只小手在地面上抓了一下,走到我面前,轻轻地放在我手上,很认真地看着我。而后,又弯下腰去,一双小手合为一捧,再次小心地捧放到我的手心里……那样子很郑重,没有小孩子的顽皮,尤其她放到我手里后,她清澈的黑眼睛望向我,让我也不由地郑重起来。虽然,我手里什么都没有。

一个成年人,一个被人间烟火熏染了几十年的成年人,对这一捧一岁小女孩送来的空气,或者并不在意,说到底,这空空如也,看上去,没有意义。

而孩子不同,她纯净的心灵把整个世界都当成乐园,包括风吹动的树梢,或者一枚石子,一只忙碌的蚂蚁,甚至废弃的饮料瓶,都能成为欢乐的道具。

就像这一捧空气,若用成年人的思维去想,当然兴味索然。

可是孩子呢,那一刻,在她,捧起来的也许是一朵花,也许是一片阳光,或者就是一捧空气,都传递着她小小小心坎里不为人知的深意和乐趣,这应该属于精神的范畴。

有人说,孩子是通神的。成年人,却被岁月渐渐磨蚀了神性,这就是成长的得失,阅历让人丰富、饱满,也同时让人丧失了那一份纯净质地下的想象力和源自天地自然的灵性。

我也深深地弯下腰身,用手捧起一捧放在一然的手心,她的行动有了呼应,眼睛里都含着笑,她一双小手接着,好像是珍贵的东西,生怕摔了似的。乐悠悠地在地上走了几圈,不经意间被窗外的小鸟叫声吸引,很自然地忘了手心捧着的什么,撮起小嘴轻轻地吹起口哨,好像和小鸟在打招呼。

这就是孩子,她的快乐简单随性,而且妙趣横生,她的世界一如童话,让成人的我们只能远观、揣测,却无法切近,更难混迹。

于是,成人总是用各种约定俗成的事物来引诱她们走出来,

让她们被既定的一成不变的成长规律缠住,而后变成你,变成我,变成他们……

然后,像这个清晨的我一样,望着这个一岁的小女孩兴叹。

文/雨含

◎闲看简说

一碟菜里的主配角

逛淘宝。大数据不知依据什么,向我推荐了天津面筋。

惊喜地点进去,从商品详情到买家评价一拉到底逐条细看,被一条评论啄醒了馋虫:“做了面筋烩白菜,太香了!多吃了半碗饭!”我在家乡长到二十多岁,面筋吃过不少,但这样的搭配似乎还没吃过,因为这点好奇,愈加心驰神往。正值午夜,万籁俱寂,肚里似乎有点空了,心里,却仿佛更空——除了一幅面筋烩白菜的画面,别无他物:白菜(我想最好是娃娃菜)润泽丰腴,面筋金黄柔软,盈盈一锅里热气腾腾咕嘟咕嘟地炖着,那样相互依偎、彼此交融,做成后随便倒进一个素色汤盘里,就是一幅明丽旖旎的春日水粉。

我来北京多年,从没在超市和菜市场见过这样的油面筋。在我的家乡天津,它是随处可见的。但凡有豆制品卖的店铺甚至菜摊,都可以看见它敦厚老实地堆在货箱里,蔫头耷脑,一副不挣不攘的样子。跟松脆浑圆的无锡油面筋不同,天津油面筋的形状和色泽,有点像浅了一个色号的卤猪肚,个头大小也没那么整齐划一,看去其貌不扬,却是极随和又不失自我的好食材。按天津的习俗,除夕夜要包素饺子。白菜(寓意百财)剁碎,或是豆芽(寓意如意)切段,辅以香干、面筋、素帽、茼蒿、红粉皮、白粉皮……以及用芝麻香油调成酱状的豆腐乳,加油盐味精拌匀,那红黄白褐绿的组合幻化出来的可口滋味,妙不可言。因为有了油面筋和麻油豆腐乳的加持,这样的素馅清静却不寡淡,包出来的饺子也模样水灵俊俏、气质清新脱俗,特别是散碎的红粉皮从薄薄的饺子皮若隐若现地透过来,像小女孩眉间洗淡了的胭脂点红。然而那粉皮的红与白终究只是好看的皮囊,养眼但是难堪重用;而看似黄瘦的面筋丁和混沌的豆腐乳,才是这一兜香味的灵魂。

作为一个丰俭由人的大众食材,油面筋可贵的品质在于它可君可臣,可寂寞可热闹。做配角放在一众食材里善配合、不出格,做小主又能撑得住台面。津菜里有一道独面筋,就只是葱蒜片爆香之后,点几滴酱油丢两瓣八角,加水烧开后放进切块的面筋小火微炖(天津话里叫“咕嘟”,形容汤菜在热锅里微滚冒泡的状态,形象

而传神),等汤汁入味收至浓稠,便可倒出装盘。“咕嘟”好的面筋卖相质朴却香浓入味,柔软又不失筋骨,是老少咸宜的美味;要是对菜品的颜值有进一步的追求,也可以在出锅前削几片切成象眼片的黄瓜和黑木耳——就像素颜的女子悄悄化了个淡妆,立刻眼波流转活色生香,模样和气韵都像样了。

相比在素馅里的默默无闻和烩菜里的低眉顺眼,油面筋也有爽快麻利、颇具风骨的时候,比如糖醋面筋。面筋切丝,热锅宽油里炸得英姿飒爽;晾凉后重新起锅,米醋砂糖生抽精盐调成碗汁,烹入葱姜末爆香的热油锅里烧开,再淋入适量的水淀粉勾芡,最后倒入炸好的面筋丝快速均匀地搅拌翻炒。出锅晾凉以后,裹了一身糖醋芡汁的面筋丝焦香诱人,一口咬上去酸甜酥脆咔嚓作响,有一种惬意美妙的淋漓酣畅。喜寿宴席、或是大年初二吃“捞面”的时候,菜码里摆上这么一碟,开胃而讨喜,也是掌勺人向宾主交出的作业——面筋炸得是不是透而不老,芡汁勾得是不是薄而不破……不必多说,一入口便高下立现。

食物是最诚实的,它不骗人。

文/阿简

◎饮食男女



琵琶语

五月清凉,春已浓深去,夏意浅浅出。尤其是今年,寒占了上风,时令将深,却不着急热。像一位深谋的高人,气定神闲,不疾不徐,静观花开花落。

在这时节,晚间最宜听乐。推窗,夜色中有微微薄凉风来,间或露台流动着植物气息。月也纤细,像扮装女人额下眉,弯弯有着妩媚。

一曲《琵琶语》应景,在这夜,一遍一遍婉转,就没离去。

琵琶自多情,尤其在古乐中,受得垂爱。由是白居易《琵琶行》影响最深。“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

听过《十面埋伏》,有“武曲”之感,想到霸王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无奈,想起金庸笔下的侠客沧海一声笑。《十面埋伏》,曲急切,如山涧激水,汇瀑布之势,恢弘间错落起伏,一轻锣,一陶埙,一鼓点,布局着铿锵与委婉。曲随人愿,留在心头早不是澎湃赘述。

再听《琵琶语》,“文曲”声中,

多了几分和婉婉约,烟雨江南,竹林山谷,伊人纸伞。中西乐器的融合,钢琴与琵琶交错呼应。和音间,琵琶如诉衷肠。在分段小节中,作为一曲主角的琵琶,隐到幕后,钢琴主场演绎,琵琶只做轮指呼应。曲尾,琵琶悠扬复出,音律回旋,像是追述曲中情节,让听曲者执爱于心,感怀不已。

曲风不同于《十里埋伏》的古典,《琵琶语》是现代通俗的,掺了流行元素,易入耳,慧于心。

据说,曲作大家林海先生,去苏州会友人。席坐评弹里,听得琵琶声,心有触。于是邀友再细听琵琶弦音,断续中,灵感而发。他结合中西乐器,聚合多种音乐流派,融成一曲《琵琶语》。甫一面世,竟相流传。不仅有琵琶演奏,还有着古筝、吉他等乐器版本。

习弹《琵琶语》众多,却痴于皖人方锦龙的演奏。作为“国乐四大天王”之一的方锦龙,深悟琵琶多年,堪为古乐演奏大师。弹拨之间,曲韵而出,细致流畅。展现出一景一物,听者有意,俨然在曲中自绘情节。然急促于轮指,嘈嘈之声,酣畅淋漓。舒缓间,一音一拨,已达内心深处,仙醉般沉沦。

早些日子,看徐静蕾导演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电影,一曲《琵琶语》贯穿其间,应和着片中娓娓道来的情节。

原著于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在影片中被改变成上世纪初中国。一座北平四合院里。作为女主角的陌生女人,自小喜欢上搬来院中的作家,并被她不同于烟火市井的气质所吸引。

女主角后随母亲改嫁山东而离开北平,长大后再考入北平就学。期间与作家有意邂逅。当陌生女人发觉为作家怀有一子时,随即离开北平。在战争时局动乱年代,她以交际花方式傍款,将儿子优育到八岁。期间再与作家邂逅,而作家本为生活放肆,阅女多数,将陌生女人视为枕上一夜情。

剧情结局,是因为陌生女人儿子意外身亡,悲痛至极,她也想离去。于是她最后以书信方式,娓娓道来与作家暗恋之情。作家只是很迷惘,并不记得与她发生过什么,对作家来说,她只是一位陌生女人。

一场不可自拔的暗恋,无以救赎的内心,诠释是美好还是沉沦,“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得之非幸,不得以命。

如同茨威格在原著最后结尾这样写道,“他感觉到一次死亡,感受到不朽的爱情,一时间他心里百感交集。他思念起那看不见的女人,没有实体,充满激情,犹如远方的音乐。”

一场琵琶语,幻生几多情。都是经历,如同曲中舒缓与激荡,张弛间,融以情感,都在写意自我,参悟着内心表达。

当再一次沉沦曲中时,我仿

佛看到,演奏者凝神的片刻,微闭着双眼,收纳起呼吸,等待着无以自拔中的消亡与重生。此时被唤醒,唯有弹拨的韵律,在消沉迷惘中,得以痛后顿悟。

一千三百年前,唐人王翰如此写道,“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人生,只是一种过往。

文/杨钧

◎生活拼盘

候鸟

H叔叔,M阿姨是移民老人中主要的一种类型老人,都是为了孩子服务了。

他们有的住在儿女家,有的住在离儿女家不远的老人公寓,公寓设施齐全,条件很好,又不相互影响。

我周围的朋友,双方父母像候鸟一样彼此交错,相互协调配合着,来来往往到孩子家帮忙。有的老人的孙辈长大,义务尽完,就回归故里了。有的,留了下来,也形成了一个自己的圈子。

时常清早或傍晚,不影响儿女的情况下,住得相近的一些老人就聚集在附近公园里,说说话。时常住在儿子家的那个阿姨就忍不住,会把家事挥洒地传遍整个华人社区。让这些媳妇们痛恨不已,把这种聚集称为“儿媳批斗会”。

一般年轻妈妈,即使在一个公园陪孩子玩耍,也是不参与,并多少带些厌恶。

老人们大多在国内也是知识分子。可是女人一到了年纪,连长相,装扮都差不多,何况气质!气质都在对儿女孙辈的奉献中消失,增添的是沉沉暮气和琐碎无神。尤其好容易抓住个放风时间,还找到了同种经历感同身受,能让她们再讲克制和风度吗?当然儿女大多是孝顺的,但在另一个没有血缘的年轻女人眼里,多少也是碍眼的。

老人间流传着这样的段子:说你是客人,你还得干活,说你是主人,你还不拿主意,不做家里的主,说你是保姆,还不拿工钱,说你是家长,你还得看小的们脸色。总之是一套一套的,听上去是辛酸泪一把又一把。

的确,老人的奉献是自愿而不求回报的。儿女们用的是救火队员,却忽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我的父母也来救过火,等火扑灭,他们义无反顾回归故乡,即使晚年孤独,也不要这份异乡儿孙满堂的热闹。我深深理解,他们不会把一周一次的买菜当成日常的精神生活。

还有二十年,我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眼花耳聋的,帮完儿女的忙,是连故土都回不去的人。再过三十九年,我可能也是那个老太太,叫着“让我回内蒙古,让我回呼和浩特!”

文/荣雅妮